

诗抒胸臆

腊梅

■茅献鹏

萧疏落木野山荒，
凛冽清空气久香。
拔棘寻踪星点灿，
超凡脱俗小花香。
蜡衣能拒寒风冷，
傲骨笑迎雨雪霜。
愿为隆冬添亮色，
不图安乐绽春光。

冬日初见小雪

■冯如

朔风不倦吹寒雨，
灯下依稀散作盐。
千里家音询冷暖，
一年世务忆咸甜。
化云绕树梅香冻，
结雾凝光尘迹纤。
岁岁人间生白发，
多情莫使鬓边沾。

欣见同济新村腊梅开

■李德生

新村数株腊梅放，
隆冬独绽媚雪霜。
疏影悠然露清纯，
轻黄一树映斜阳。
雀鸟攀跳闹花枝，
路人驻足丽姿赏。
暗香幽幽溢满园，
问君谁不怜孤芳。

草亭春曲

■王养浩

一、
云阴沉，寒潮又阵阵。
曲径小道败叶纷，漫山遍野
残雪横。腊梅迎新春。

二、
晨鸟闹，绿苑松柏俏。
举目煦阳泛春潮，回首寒风
战魔妖。遥问楚荆好。

三、
除夕夜，万家灯火愈。
围炉笑谈夏朗月，举樽漫游
春绿野。金牛欲奋越。

文苑投稿邮箱:
zfk@yptimes.cn, 欢迎投稿

时令小语

小话汤圆

■陈茂生文

新春佳节,汤圆当红。春节早上全家吃汤圆,与其说是顿早餐,更是万象更新、合家团聚的仪式:形状浑圆意味阖家团圆,汤水沸腾借喻生活红火;哪怕平日禁忌油糖的也要“开戒”吃几个。如今的馅料百花齐放,但大年初一必须“黑洋酥”,就图一口一个的甜美。

母亲是周围邻居中公认的“汤圆大师”。标配的“黑洋酥”难入其法眼,所以一过元旦,就要亲自筹集黑芝麻,再经挑选淘洗焙炒春细;生猪油剔去近乎透明的筋皮,糖必须用绵白糖;然后将三者放在一起反复揉捏后搓成如小核桃大小的圆球。此为第一步。

春节前二三天要浸泡糯米,年卅吃过年夜饭后用石磨磨成浆,置于布袋悬于通风处沥干,算是第二步。然后就将糯米粉和

“黑洋酥”小圆球揉捏成如鸽蛋般的汤圆为第三步。此过程虽不复杂但个中拿捏却是只能意会无以言传。至此汤圆基本成功,外观比鸽蛋略小。

在供应短缺年代,芝麻生猪油糯米很难搞,甚至石磨也要各家排队轮流使用。但母亲总有办法一一搞定。

而煮汤圆则有另一番讲究。水开,汤圆下锅;须用锅铲背轻推防止“搭底”,又能避免戳破“误伤”,若用锅铲正面,闯祸概率极大。水开后汤圆浮起加冷水谓之“激”,汤圆复沉底再浮起再“激”,如此三次;“三上三落”后盛出。此时汤圆外表色白,黑洋酥融化成浓稠状,糯米粉软糯不粘牙且汤水微白不浑。汤圆隐约透出黑洋酥的黑色而汤水煞清,自是汤圆界里的最高水平了。经不住折腾的汤圆“豁口”露馅了,称为“撑船”,表明制作或煮熟过程某一环节出了问题。

光阴荏苒,母亲包汤圆的情景恍若昨日,而汤圆则从家庭新年典礼的必需品,成为了想吃就吃的点

心。虽没刻意学过母亲的手艺,但制作汤圆依然成了每年必交的“作业”。如今家有石磨的不是守陈就是藏家。黑洋酥尚能自己制备,糯米粉需到超市里购置,捏吧捏吧,就将两者合一个“鸽蛋”汤圆。而看不见的奥秘在于:在馅料里放点米粒大小的核桃肉,口味真的不一样。

闲时思忖:汤圆形圆、口味因人而异、大小也至极限,唯色彩还有多种选择。于是,生菠菜粉碎取汁、南瓜蒸熟揉入,出锅时的汤圆果然呈翠绿、纯黄、乳白,若再加点酒酿,色彩斑斓水韵凌波,拍照片发“朋友圈”,点赞者蜂拥,大大提升成就感。

当年母亲做汤圆时总叨叨:“下锅前想想前半世,下锅后盘盘后半世。”现在方悟出点道道。成熟后出锅,七八个或更多汤圆挤在碗里,彼此圆润相处少有倾轧“压破露馅”的;而“三上三下”的成熟过程更有“艰难困苦玉汝于成”的含意。如此说与朋友听,遭反诘:品出这味了还是吃汤圆?答曰:吃汤圆,入胃入心也。

岁月悠悠

拜年

■方鸿儒文

爆竹声中一岁除,总把新桃换旧符,岁岁拜年,年年不同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叶,家道中落,举家从兆丰新邨迁居浦东塘桥。小小时,穿戴整齐,每年大年初二,父亲便带我去蓬莱路姨夫家拜年。公私合营后,姨夫家家境殷实。我看着长辈们打躬作揖、恭贺新禧,和表哥下象棋,捉迷藏——小时候过年最开心。

文革期间,风波不断,大人们走动不便,我便代父亲去潼路大娘娘家拜年。进门道一声:“娘娘,新年好。”吃完大娘娘煮的酒酿圆子水潜蛋,便相约表哥去兆丰新邨给大伯母拜年,再到曹杨新村小娘娘家拜年。年年如此,直到我上山下乡。

上山下乡,有钱没钱,回家过年,游子在外,归心似箭。人在远方,心系故乡,拎回东北土特产黑木耳、葵花子。回沪探亲,倘若遇上黑兄黑妹同行回沪,则轮流请客,相互拜年,觥筹交错,彼此传递一份难以割舍的“荒友情意”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,笔者返城回沪。父母健在时,我们兄妹每逢正月初一都会相约去父母家拜年。摆上圆台,兄妹七人,三口之家,三七二十一,陪伴父母,团团圆圆,热热闹闹,品尝满桌佳肴,享受天伦之乐。

下午点心,则是母亲亲手包的宁波汤圆。吃完晚饭后,父母还要给第三代压岁钱。然后我们才嘻嘻哈哈,满载而归和父母道别。年年拜年年聚,人生幸福莫过于父母健在,兄妹和睦,孩子活泼了。

2006年,2013年,父母相继过世后,2014年冬至,在祭拜父母归来的路上,四妹说:“阿哥,明年春节阿拉到依屋里拜年,好伐?”我说:“好啊。”

于是经与妻商量,便有了2015年春节大年初四首次“家族聚会”。兄妹七人,外加第二、第三代共三十余人在梅园邨酒家聚餐。席间我对弟妹们许诺:“以后每年大年初四是我们家族‘团拜日’,团聚行礼,相互庆贺,缅怀双亲,传承亲情。”

六年来,每年过了国庆我与妻便选择聚餐酒家,订好包房,然后挨个电话告知有关事项,让弟妹们早作安排。年年如此,去年亦如此,早早地在“老饭店”定下酒席。

孰料“天有不测风云”,年关将近,2020年新春伊始,新冠疫情突然降临。聚还是不聚?亲情若是长久时,又岂在一次聚餐,来日方长,团拜有时。经与弟妹们紧急磋商后,我们决定退订酒席。新春佳节,同胞手足,手机拜年,电话问候,互道安康,恭祝平安。

“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。”我们都在“拜年”中长大和老去。



年年花谢忆花时 ■张文忠

生活故事

姓唐还是姓田

■王智琦文

元旦那天,天寒风冷,阳光耀眼,我到医院看望母亲,心里暗想:母亲2016年元旦住院至今,一晃整5年过去了,5年1825天、43800个小时躺在病床上,基本保持侧卧姿势且不能动弹,该有多难受啊。

母亲还将以这样的姿势迎来她的鲐背之年,我没想到,母亲大概更不会想到,这种寿而不康的老年生活让人

感慨良多。

母亲5年前因胯骨骨裂而住院,医生表示年岁大了,再伤筋动骨地做手术意义不大,就让它自然愈合吧。骨裂后的母亲性情大变,原来那么吃苦耐劳、不哼不叫的母亲变得吃不得一点痛,双腿始终蜷缩着不肯伸缩,以至于腿上肌肉极度萎缩,脑子也开始糊涂。想想也是,天天躺在床上不知晨昏,再聪明的人也会变得痴呆起来。好在有我们姐弟三人,可以天天

轮流去医院看望。因为新冠疫情,医院规定每天探望时间和人次,但还没有完全谢绝探视。医生说母亲内脏等无恶性病变,饭量和二便也较为正常,关键是要多交流,刺激刺激母亲的脑神经。但多数时候,母亲总在昏睡,且睡得安详如婴儿,旁人叫唤也不予理睬,探视变成枯坐。

可喜元旦下午那天母亲醒着,且脑子也并不糊涂。我就问母亲我是谁,叫什么名字?这是常规功课,母亲这次回答准确,我大喜过望。正巧病房里新换了护工,一个姓唐,一个姓卜,母亲当然记不住她俩的姓。我启发母亲:一个是绵白糖的唐,一个是胡萝卜的卜,晓得了伐?母亲笑咪咪地点头:晓得了。护

工也大声应和:“阿姨,我姓唐,她姓卜。”过了很长时间,看两个护工忙进忙出的,我又问母亲:“她们姓什么?”母亲愣了很久,看着我,迟疑地回答道:“姓田,还有一个姓胡。”轮到我有发懵,哪里来姓田姓胡的啊?转念一想,刚才我自己不是说绵白糖、胡萝卜嘛,绵白糖是甜(田)的,胡萝卜确实姓胡啊。我摸着母亲刚剃的短发哈哈大笑起来,母亲也开心地笑了。

我不再纠正母亲的错误,姓田还是姓唐有什么关系?我猛然意识到,老人正像是小孩,看似荒诞无稽的言行里,其实都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,只是我们不善于倾听或过早地急于否定。老人是寂寞的,隔壁床上比母亲

年龄更长的老太,家里少人探视。我和母亲正在说笑的时候,她含混不清地也在讲话,只是没人搭理她。她突然大叫起来,这下我听清了,她叫的是:爸爸呀,爷爷呀!声音很大,眼睛却紧闭着。或许她还沉浸在过往的甜梦中,她还是爷爷和爸爸手中紧抱着的娇憨小女孩,我的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。

我庆幸母亲还活着,没有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的遗憾,但我更知道,在这个物质充沛的年代,双亲盼望的其实只是孩子经常性的一声问候,能够面对面交流闲聊当然更好。春节转瞬即逝,我想在异乡的打工人,首先想到的不知是否是家中翘首盼望的父母?